



## 母亲的春天从这里开始

母亲的春天，总是从长寿花密集的花朵绽放时开始的。

母亲喜欢养花，她养的长寿花尤其好看，枝叶绿而肥，花朵紧凑密实、颜色绚丽，从春节前一直到正月，因为有了长寿花的点缀，家里总是显得春意盎然。母亲种花极细心，她深谙长寿花的习性，它喜欢温暖，她就把它摆在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时不时转动花盆，让每一片叶子都能接受阳光的沐浴。我也曾向母亲讨要过两盆长寿花，但同样的花儿搬到我家，过不了多久，叶子就会变得细密，花朵就会打蔫儿，我再把花搬回母亲家“抢救”时，她一边剪去枯花败叶，一边埋怨我不会打理。

母亲的春天也是从院里的菜园开始的。我们家有个大院子，母亲只在从正屋到大门口之间留出一条路，路的两侧到墙根儿，都用半截的砖头

或石头圈起来，围出一片小菜园。她按照时令不同，在这里种下菠菜、小葱、香菜、豆角、黄瓜等果蔬，秋天瓜果收获之后，她就早早地将菜地里的土全部翻松。但每年过完春节，母亲总会让我们拿着铁锹，再去菜园里翻翻土，一边干活一边还笑眯眯地说：“春天来了，也该把菜地叫醒了。”

“伸过懒腰”的菜地，重新被施了肥，撒下种子，似乎过不了多久，嫩嫩的菠菜苗就长出了一大片，睡了整整一个冬天的韭菜也开始舒展枝叶，对于吃了一冬天大白菜的我们来说，春韭和菠菜就是餐桌上久违的鲜嫩。母亲往往会趁这时做几次韭菜盒子，我每次总会一口气吃上好几个。

母亲的春天也是从春天的谚语开始的。每年春天，老屋客厅房梁的燕窝里，总会有燕子飞进飞出，母亲总是反复叮嘱我们不许打扰燕子，更

不能掏鸟蛋，因为“燕子前来搭个窝，大小喜事多又多”，燕子是给我们家送吉祥呢。从正月开始，就算寒假还没有结束，母亲也不允许我们睡懒觉，她每天一大早就做好饭，催着我们快点起来，因为“春天起得早，秋后吃得饱。”所以，“偷懒”这样的词语，在母亲的字典里是不允许出现的。我们小孩子喜欢有风的春天，因为可以趁机去放风筝，母亲比我们似乎更急切地盼望春风，因为她早就在念叨“春风不刮，草芽不发”。

多年以后的今天，我和姐姐们只能在每年过年时回家跟母亲团聚几天。母亲顺着六岁女儿“小燕子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的歌谣，笑着说“我年年春天都在这里等你呢，记得早点回来看看姥姥呀。”母亲的春天，曾经是孩子们温馨的家，如今写满对儿女的期盼。 张军霞



## 父亲的诗和远方

记得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喜欢骑自行车带着我到处溜达。村北那条细细长长的乡间小路通往外面的世界，一路向北，途径邻村的几个小村庄，然后到了一条宽敞的柏油马路上，这条路通往城市的繁华世界。

农忙过后，父亲招呼我：“上车！”我一跃跳上父亲的自行车。每次外出兜风，对我来说就像旅行一样充满稀奇和惊喜。父亲并没有什么目的性，所以我们走走停停。路过邻村时，他有时会停在别人的田头，看看人家都种了什么庄稼。父亲说：“咱这地方水土就是好，种啥啥丰收！”他像是自言自语，也像是说给我听。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，自顾自揪小路旁的喇叭花，或者听到蟋蟀的叫声循声而去。

父亲招呼一声：“出发啦！”我揪下几朵喇叭花，然后再跳上自行车。一路上父亲不停地跟我说话。“看，这几棵树都长这么粗了！”“瞧，这里新盖了几间大瓦房。”“噢，这里啥时候建了一家工厂？”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学

会留意路旁的风景。上学后读到“目的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沿途的风景”这样的句子，我立即就想起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兜风的一幕幕。

快乐的时光就像捧在手中的珍珠一样，珍贵而易碎。说说笑笑间，父亲带我到了城里。那个年代的城里，没有现在这么热闹，不过是开始起了些高楼，道路是柏油马路，这对我来说就足够新鲜了。虽然每次我只是过客，并不过多停留，可下一次父亲招呼我“上车”的时候，我依旧满心期待。

每年农闲时，父亲都会骑自行车出去转转。有时农忙时，他也会起个大早，抽空出去转转。母亲说：“你爸这人，放着家里的活儿不干，出去瞎溜达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！”母亲言外之意是说父亲不务正业，不像村里别的男人那样每天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周而复始地过活。

我小时候真不能回答母亲的“他

是怎么想的”，只是觉得父亲这样做带给我的是欢喜，我当然支持他。如今我明白了，骑自行车去兜风，是属于父亲的诗和远方。父亲没有不良嗜好，不赌博，不喝酒，就喜欢出去溜达，看景，抵达远方，不正是父亲辛苦生活之余的一抹诗意吗？

而且父亲坚持的“诗和远方”，还让他有了意外收获。那次骑自行车去兜风，到了一个比较远的村子，发现那里的人开始种草莓，父亲便向人家取经。第二年，我家也开始种草莓，乡邻们见收成不错，纷纷来求教父亲。几年后，我们的小村庄家家都种起了草莓。每年草莓成熟的季节我回乡，都会觉得整个小村庄都飘着草莓的清甜味道。

如今，父亲老了，依然喜欢骑自行车去兜风。我劝他买套装备，跟附近的“车友”们一起出发，走得远一点。父亲笑着摇摇头，依旧骑着他的老式自行车出去兜风，个中滋味，只有他自己懂。 马亚伟

## “抠门”爷爷的爱

前两天，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，视频里弥留之际的爷爷不舍地抚摸着老伴的头发，安慰着。看着视频里擦拭泪水的奶奶，我的泪水也模糊了双眼。爱情真正的模样，也许不是年轻时的轰轰烈烈，而是年老以后的相濡以沫。

我不由地想起了我的爷爷和奶奶。爷爷在临终的前几年突然糊涂了，糊涂具体表现在抠门和视钱如命上。奶奶一直想买个冰箱，爷爷怕花钱，说什么都不愿意。后来，爸爸知道了，买了一台冰箱送了过去。冰箱抬进门那天，爷爷和奶奶都很高兴，用粗糙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。可是下一次我们再去看的时候，却发现冰箱被旧床单罩了起来。爸爸问奶奶：“新买的冰箱不好用吗？”奶奶无奈地摆了摆手，叹息道：“你爸总是半夜起来悄悄地把电源拔掉，非说这样省电，等水淌了一地，我才发现。电不知道省下了多少，冰箱里放的东西都坏了，说他还不高兴。”

奶奶想换个茶几，爷爷还是不同意。姑姑只好把自己家里的拿来，骗爷爷说她买了新的，旧的没地方放，爷爷才勉强同意。爷爷除了“节流”，还想办法“开源”。

早晨天蒙蒙亮，爷爷就出门捡瓶子和纸箱。奶奶不放心爷爷一个人出门，只好跟上。有一次，爷爷正弯着腰从垃圾桶里往外掏瓶子时，让姑姑撞个正着。爷爷也不解释，只是倔强地回了一句：“要是觉得丢人，别说是你爸就行。”气得姑姑直想哭。从那以后，爷爷也不避着儿女了，干脆把捡来的东西直接放在阳台上。面对爷爷的坚持，爱干净的奶奶妥协了，爸爸和姑姑也“投降”了。爸爸和姑姑不但把家里的废品攒起来，给爷爷提过去，还顺便把爷爷卖废品的活也揽了过来。卖废品的钱，爷爷也不花，都装在一个红布袋子里面，攒多了就悄悄地存到银行。

爷爷去世那天，是个大晴天，阳光特别刺眼，照得每个人都想流泪。床前，爷爷从枕头下面颤巍巍地拿出一个存折递给奶奶说：“这是我攒下的钱，都在这里了。你收好，谁也别给。我不在了，你手里有点钱，总是好的。”奶奶攥着爷爷给的存折，泪流满面。爷爷走后，奶奶在衣服里面缝了一个暗兜，贴身装着存折。奶奶说，摸着存折，就好像爷爷还在身边。

后来我们才明白，爷爷并没有糊涂，他只是怕有一天自己会走在奶奶的前面。所以，就想在有限的时间，给奶奶多攒点钱。他不是抠门，也不是视钱如命，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爱着奶奶。虽然，他从来都没有对奶奶说过一声：“我爱你。”我想这就是平凡的爱情，没有海枯石烂的承诺，也没有感天动地的情节，只是希望你能过得好一点，即使是在那些没有我的日子里。 马瑞

